

女性主义、法律改革和中东北非的妇女赋权运动：研究、实践和政策相结合

薇兰婷·M·莫哈丹

歧视的代价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指出中东北非(MENA)地区存在长期的性别不平等,成为经济和人类发展的障碍。十年前,学者们认为妇女对劳动力的低参与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妨害了妇女参与社会(Khoury and Moghadam, 1995)。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妇女在劳动力中代表不足,中东北非国家无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Karshenas, 2001)。《2002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完全由阿拉伯学者撰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系列中的第一步。该报告指出阿拉伯地区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根本的缺陷:知识、政治权利和妇女权利。《2004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警告说,法律和实践都把妇女排除在外。政府虽然为提高妇女地位做了些许努力,但成效甚微。

近期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的一份

报告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充分利用一半人口的才智,就是在浪费人力资源。报告分析了全世界58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参与、受教育程度、医疗和健康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埃及排在第58位,约旦排在第55位。而报告中涉及的中东北非国家,仅有埃及和约旦。^①另一项关于妇女自由的国际调查发现,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使中东北非地区的妇女面临系统性劣势。报告按妇女权利的不同方面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排名,以突出各国的差异(Freedom House, 2005)。

世界银行关于中东地区性别和发展的报告强调,中东北非地区的女青年在健康和受教育方面超过她们的母亲,其代际进步也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地区。但是那里的妇女和其他地区的妇女相比,在找工作和积极参加公共事务方面仍有较大的障碍(World Bank, 2004, pp. xii and xiii)。

有些学者将妇女相对低的就业率与石油经济和相对高的工资相联系,也有人强调国家政策、文化和社会制度,如这一地

薇兰婷·M·莫哈丹 (Valentine M. Moghadam) 是普渡大学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教授, 妇女研究项目主任。此前她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工作范围主要是妇女组织的网络建设和能力建设。她也做些政策研究, 主要领域是全球化和妇女人权、文化与性别平等, 以及性别在冲突、和平与重建中的能量。她著述很多, 最新的是 2005 年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妇女: 跨国妇女运动网络》, 该书获得了享有盛名的美国政治学学会 (APSA) 维多利亚·舒克奖 (Victoria Schuck Award)。Email: moghadam@purdue.edu

区的家庭法。题为《2004年阿拉伯妇女的进步》的联合国报告指出，父权制家庭结构限制了妇女参与经济和政治的能力，但是很多妇女别无他路，只能接受这种家庭结构（UNIFEM, 2004, p. 3）。

全球妇女赋权计划

中东北非地区的性别歧视还使得妇女无法达到全球妇女权利计划定下的标准。妇女赋权和妇女人权的实现是《北京行动纲领》的核心。该文件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正式通过。这次大会催生了关于妇女赋权的许多研究和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妇女赋权是一个挑战和改变父权信念与父权制度的过程，这些信念和制度使妇女的不平等更严重更持久（Kabeer, 1999, 2001）。另一项研究认为赋权是一个更大的过程，其目标是帮助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主要领域获得合法权利和参与（Moghadam and Senftova, 2005）。因此，妇女赋权不限于获得教育和就业，还包括政治参与、文化表达和平等的合法权利。

2000年，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三条，这一计划旨在消除贫困，促进人类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措施，就是在国民议会中增加妇女的席位。联合国统计署的统计数据表明，中东北非地区在这一方面尽管有些进步，但仍落后于其他地区。^②

性别歧视并不是中东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现象。但是中东北非地区男女权利的差别最为明显，对缩小男女差别的抗拒最严重。这种抗拒主要源于中东北非国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性别歧视制度化了，那里的妇女既要面对父权制的态度和做法，还要遭受法律形式的歧视。

家庭法急需变革

对妇女的歧视写入了这一地区的家庭法，又称人身法，有些国家甚至写入了刑法。家庭法的管辖范围包括结婚、离婚、赡养、亲权、子女抚养权和继承权。在中东北非国家里，只有土耳其和突尼斯的家庭法主要以世俗规则为依据，其他国家则主要或者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对于伊斯兰教法的传统解释认为，在权利和责任上男女有别，并且通常把妇女置于低下和依赖的地位（An-Naim, 2002）。

除了父权制态度，成文法也限制妇女的迁移，并赋予男性亲属以特权，主要是对妇女的所谓“监护权”。男性在家庭中对妇女的监护权衍生为公共领域所有决策过程中的男尊女卑。妇女常常因此不能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必须由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或其他男性亲属代为表达。

由于妇女是其男性监护人的附庸，因此她也就成为二等公民。穆斯林家庭法的传统观念要求妇女必须征得她父亲、丈夫或者其他男性监护人的同意才能就婚姻问题做出决定，在就业、创业、旅行或者为子女开办银行账户上也是如此。例如在伊朗和约旦，丈夫能够合法地禁止妻子或未嫁的女儿找工作或者继续工作。一些受过教育或者政治意识较强的妻子会将允许婚后工作的条款写入婚姻合同，但许多人不会这样做。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纠纷，法庭常常站在丈夫一边（Sonbol, 2003, pp. 89-99）。

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法也试图平等对待丈夫和妻子。例如，法律规定男子有权休妻，因此新郎要向新娘支付彩礼，数目由两家商定。结婚时丈夫可以把全部或者部分彩礼给妻子，不过他们通常会拖到离婚



2007年1月阿尔及尔，费迪哈·易普拉希姆法官主持审理涉及104人的最大金融丑闻案。（AFP / Fayez Nureldine）

时才给。丈夫在法律上和文化上都有供养妻儿的义务。如果丈夫不供养妻子，妻子就可以提出离婚。受丈夫供养的妻子作为回报必须服从丈夫。妻子没有义务（obligation）和丈夫分享财富或所得，或者为家庭经济做贡献。她甚至不必做家务带孩子。原则上说，她为丈夫提供了服务，就必须得到报酬。

这样的习俗和惯例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法在11世纪成型）或许算得上进步，但今天却意味着妇女对其男性亲属的经济依赖和经济、法律事务中的不平等。为了使妇女在家庭中成为男性的附庸，对伊斯兰教法的传统解释，即家庭法的基础，把男人挣钱女人持家作为理想模式加以强化。

例如《约旦公民人身法》规定所有正式的交易都必须记入“家庭档案”。凡和政府打交道的事，大多必须记入“家庭档案”，如投票、子女入学注册、成为公务员或者接受食品救助等公共服务。妇女婚前在她父亲的家庭档案里，婚后转入她丈夫的家庭档案。最近约旦对法律做了修改，允许离异或者孀居的妇女开立自己的家庭档案。

监护权、男性独享的多妻制、休妻、妇女在继承中所占的较小份额，都在家庭法中有规定。监护权及其背后的父系制度意味着离婚时子女和房产都归男方所有。离异的妻子应该回到父亲家，或者自谋活路。而且，妻子离婚后能否得到剩下的那

部分彩礼，还取决于她的行为。她如果被视为有过失的一方，或者离婚是由她提出的，她可能就得不到那份彩礼——这正是埃及新离婚法（khula'）的基础。根据埃及的新离婚法，已婚妇女如果提出离婚，就必须放弃其经济权利。这对于低收入妇女或没有就业经验的妇女尤其不利。摩洛哥妇女组织正是发现许多妇女离婚以后一无所有，才发起了改革家庭法、推行夫妻财产概念的运动。

这一地区很多人认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观念和现实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家庭法是神启，因此激烈反对任何改变。

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实践

自1980年代初，中东的妇女活动家就把改革家庭法列入日程。这些活动家中的许多人也是学者和教育者。例如1981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打算推行一部非常保守的家庭法，一批女教授和女职业者发起了公开抗议。她们很快和摩洛哥、突尼斯的学者—活动家连成一气，在1980年代末创建了北非反对原教旨主义者的网络，参加者有男有女，领头的是具有个人魅力的摩洛哥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法蒂玛·摩尼西（Fatima Mernissi）。1990年代初期，狐狸出版社（Editions le Fennec）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妇女和家庭法的书。这家出版社的老板是摩洛哥的一位女性主义者。

后来，伊朗和埃及出现了批评家庭法、争取妇女权利的新战略，这一话语融合了国际人权标准、准则和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解读。从此以后，许多妇女权利律师、研究者和活动家纷纷向《古兰经》寻求家庭法的新版本。这些“伊斯兰女性主

义”活动家认为伊斯兰教的核心是平等的，家庭法中体现的那些伊斯兰教法是男性的解读，而他们观点的基础是当时的父权制传统（Mir- Hosseini, 1996）。

中东和北非的妇女组织在推动家庭法改革的进程中，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这些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各个行业的职业妇女，有律师、作家、教育者、公务员和商人。这些妇女及其组织的首要目标是修改人身法，使妇女在家庭中得到较多的权利和平等。她们还呼吁给家庭暴力（包括“名誉罪”）定罪，争取民族平等权利，以及更多参与政治和经济的机会。她们针对政府、宗教人士、媒体和国际组织进行研究、宣传和游说，而其言论都是基于相关的人权、国际公约、全球妇女权利计划的原则，以及对宗教资源的“伊斯兰女性主义”重读。她们还吁请政府制定符合国际公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北京行动纲领》——的国内政策。

支持这些变革的妇女组织，其数量和类型都在增加。中东北非国家目前至少有七种妇女组织：服务类或慈善类组织、官方或与政府挂钩的妇女组织、职业协会、妇女研究中心、妇女权利或女性主义组织、致力于妇女和发展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工人或草根妇女团体（Moghadam, 1998, 2003）。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敦促变革，女性主义组织最为自觉的说法，似乎并不确切。^③

因此，家庭法的变革因为如下几个原因而显得重要：

- 穆斯林社会宗教制度和规范的现代化以此为核心；
- 它使妇女在家庭里及面对男性亲属时得到人权和平等；

- 它对妇女在更大范围内的公民权，及其社会参与，包括经济权利，产生影响；
- 它促使中东北非地区实行《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所昭示的国际准则与惯例。

摩洛哥的重大进步

《摩洛哥家庭法》起草于1957年，其基础主要是伊斯兰法学中的马利克（Maliki）圣律学派，反映了新独立的国家与家族传统结构之间的妥协。穆尼拉·查拉德（Mounira Charrad, 2001）指出，摩洛哥以家族为基础的父权制度使男性成为父系血缘中的一员而获得特权，而女性则在国家独立后成为男性亲属的附属品。中东北非地区的父权制性别契约（Moghadam, 1998）中，有些带有鲜明的摩洛哥特征，如男性除了有娶多个妻子和休妻的权利，还有作为男性监护人的权利。20年来，人们认为《摩洛哥家庭法》是固定而不可变的。

1993年，由于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几项修正案顶着巨大的压力实行了。这些修正案对监护人的控制做了限制，并强调需征得女性同意，而且女性应签署婚姻合同；年满21岁没有父亲的女性获许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自主签署婚姻合同；并规定丈夫在娶第二个妻子时需告知第一个妻子。子女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有权成为子女的法律代表，但是仍不能处置子女的财产。《摩洛哥家庭法》仍把妇女当作男性的附属品，在子女监护权和离婚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随着摩洛哥社会的变革，以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就业，《摩洛哥家庭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此

外，针对妇女的暴力和骚扰也与日俱增，亟待解决。

1990年代摩洛哥的公民社会更加有序，妇女协会数量日益增加，一个社会运动开始形成，参与者包括学者、活动家、出版商和政府中的进步力量。上文提到原教旨主义在1980年代的传播已经在马格里布（Maghreb，北非西部地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译者注）引发了研究/活动/政策网络，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家庭法的批判性研究。为了准备北京妇女大会，针对一系列妇女问题的研究蓬勃开展起来，女性主义NGO的领导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同道联合，为马格里布地区起草了平等的家庭法。摩洛哥在此期间还搞了一次吁请妇女权利百万人签名活动，特别成功。

政治变革的结果是，所谓的交替政府（alternance government）1998年委任了进步的首相和妇女及家庭事务部长萨义德·撒阿谛（Said Saadi）。他热心于促进妇女权利。随后成立了“发展中的妇女整合全国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包括呼吁为了人权和国家发展而改革《摩洛哥家庭法》。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来自宗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抵制而暂时搁浅，但是妇女组织及其在政府中的同盟仍在努力向前。在2002年的大选中，由于各政党实行了新的配额制，35名妇女进入了摩洛哥议会。同样热心于促进妇女权利的穆罕默德国王六世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就家庭法向他提供意见。妇女权利组织搞了一系列工作坊、圆桌会议和研讨会，分析立法草案细节，促进公众教育，帮助议会认识到他们提议的改革将有益于妇女、儿童和家庭。

2003年10月，国王作为大教长宣布了

新家庭法，并宣称新家庭法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精神。新法律随后呈交议会。2004年1月，议会通过了新法律，由此妇女权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儿童权利也取得巨大的进步。新法律规定18岁为统一的法定结婚年龄，并确立了性别平等、联合监护权和家庭责任平等的原则。协议离婚取代了休妻，儿童受到保护，承认非婚生子女也拥有亲权，并确立了法官和家庭法庭在解决家庭事务中的核心地位（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 2004; Sadiqi and Ennaji, 2006）。

摩洛哥的例子充分说明宣传妇女权利能够建立联盟，开展社会对话，激发对重要政策的讨论，促进法律改革，改变公共政策。摩洛哥现在和突尼斯、土耳其一样，成为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中东北非国家。

在摩洛哥，女性主义运动成功地打破了长期以来改革家庭法的禁区，而且是在非常保守的文化中，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妇女权利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们与政府中和社会上的进步力量建立了联盟，运用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法做出与时俱进的解读，以此为新家庭法提供框架。它们还巧妙地援引了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妇女、儿童权利的需求。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使妇女充分参与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观点，也促进了它们的事业。

当然，新法律能否真的带来新变化，还要看它如何转化为实践。普通妇女了解她们的新权利吗？她们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吗？国家的司法体系如何适应变革？挑战还有很多，比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人们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支持摩洛哥对家庭法的改革：建立了新的家庭法庭，警察和执法人员的培训得到改

进，妇女可以被任命为家庭法庭的法官，政府和公民社会中的行为人都认识到需要通过教育、媒体宣传和其他活动，积极促进对新法律和妇女新权利的了解。这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此外，很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在探讨家庭法改革的起因、结果和实施——这是研究与政策相联系的另一种表现。^④

结论：走向妇女赋权

中东北非的妇女权利团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样，也在通过法律改革和呼吁增加就业机会、改善政治参与的方式，推进妇女赋权。妇女的集体行动和政府行为共同促成了进步。改革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内部因素和力量（如女性人口和新政府的社会—人口学变化），全球妇女权利计划有助于扩大政治机会，使女性主义有更大空间。妇女赋权是妇女集体行动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摩洛哥提高妇女地位的运动一直是纯粹的国内事务。摩洛哥妇女权利组织虽然从有助于妇女权利的国际环境中获益，但她们十年来的奋斗和成就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努力。摩洛哥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在其他国家复制，尽管不会一模一样。摩洛哥妇女有幸遇上了一位有同情心、支持她们的政治领袖，而这个条件并非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具备。摩洛哥的经验说明研究者、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联合起来，就能有效地进行法律改革，激发进步的社会变革。与公民社会和进步政府联手展开集体行动，就能修改最根深蒂固的法律，改善妇女的人权，促进社会整体进步。

〔黄 觉译〕

注 释

1. World Economic Forum, "Interview- Women Empowerment: Measuring the Global Gender Gap," accessed online at www.weforum.org, on Aug. 16, 2005.
2.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accessed online at <http://millenniumindicators.un.org>, on Aug. 19, 2005.
3. 中东北非地区现在有大量妇女权利和妇女运动的文献。参见 Al- Ali 2000; Arat 1999; Joseph 2000; Moghadam 2003; Paidar 1995.
4. 非斯的大学里就有好几篇这样的论文, 指导教师是法提玛·萨蒂齐 (Fatima Sadiqi) 教授和默哈·恩纳吉 (Moha Ennaji) 教授。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L-ALI, N., 2000. *Secularism, Gender and the State: the Egyptian Women's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NAIM, A., 2002. *Islamic Family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Zed Books.
- ARAT, Y., 1999. Democracy and women in Turkey: In defence of liberalism,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and Society* [Special Issue on Middle East Politics: Feminist Challenges, eds. Nitza Berkovitch and Valentine M. Moghadam], 6, 3 (Fall): 370-387.
- CHARRAD, M. M., 2001. *States and Women's Rights: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Tunisia, Algeria, and Morocc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EEDOM HOUSE. 2005. *Women's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itizenship and Justice*. New York and Lanham, MD: Freedom House 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JOSEPH, S., (ed.). 2000.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ABEER, N., 1999. The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choice: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Gen eva: UNRISD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08.
- KABEER, N., 2001.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 *Discussing women's empower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B. Sevefjord, et al. SI-DA Study No.2 http://www.sidase/Sida/articles/10200-10299/10273/studies3_.pdf.
- KARSHENAS, M., 2001. Structural obstacles to economic adjustment in the MENA reg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spects. pp. 59-80 in H. Hakimian and Z. Moshaver (eds), *The state and global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urrey: Curzon Press.
- KHOURY, N. and V. M. MOGHADAM, (eds) 1995.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Region*. London: Zed Books.
- MIR-HOSSEINI, Z., 1996. Stretching the limits: a feminist reading of the Sharia in post-Khomeini Iran. pp. 285-319 in Mai Yamani, ed, *Feminism and Islam: Legal and Literary Perspectives*.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OGHADAM, V. M. and F. ROUDY. 2006. Reforming family laws: a path to empowering women and advancing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B Policy Brief. Washington, D. 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MOGHADAM, V. M. and L. SENFTOVA. 2005. Measuring women's empowerment: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rights in civi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omain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84 (June): 389-412.
- MOGHADAM, V. M., 2003. *Moderniz-*

- ing Women: 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nded).
- MOGHADAM, V. M., 1998. *Women, Work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PAIDAR, P., 1995. *Wome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DIQI, F. and M. ENNAJI. 2006. The feminization of public space: women's activism, the family 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Morocco,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2, (2) (Spring): 86-114.
- SONBOL, A. al-A. 2003. *Women of Jordan: Islam, Labour, and the Law*.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UNIFEM. 2004. *Progress of Arab Women 2004*. Amman, Jorda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Arab States Regional Office.
- 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 2004. Morocco adopts landmark family law supporting women's equality. Accessed online July 13, 2004. <http://www.learningpartnership.org/events/newsalerts/morocco0204.phtml#adfm doc>.
- WORLD BANK. 2004.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omen in the Public Spher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法律改革和中东北非的妇女赋权运动：研究、实践和政策相结合

薇兰婷·M·莫哈丹

中东北非的妇女权利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女权活动家的关注。区域研究专家认为，妇女更多地参与经济和社会对地区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中东北非的妇女仍然遭到性别歧视，她们固然在教育 and 健康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仍无法发挥其潜力。中东北非各国的文化态度、政府政策和法律框架中都或多或少含有歧视妇女的内容。尤其是这一地区的家庭法，将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诉诸条文，使她们在家里成为男子的附庸，这种地位又复制到经济和社会之中。

本文简要论述近年来中东北非地区妇女运动和家庭法改革的趋势，特别关注摩洛哥。摩洛哥 2004 年初实行了全新的家庭法。新法律遵循妇女儿童权利的国际标准和惯例，响应国内发展的要求，继承伊斯兰教公正、平等的精神。妇女运动成功地在一个以伊斯兰宗教法规为法律基础的中东北非国家改变了家庭法，可见把社会经济发展和妇女权利结合起来，就能在中东北非国家建立起有效联盟。摩洛哥的个案很好地说明了研究、实践与政策的关系。

〔黄 觉译〕

知、行与社会政策：思考美国妇女与法律
辛西娅·富赫斯·爱泼斯坦

就妇女获得教育、就业以及参政的平等权利方面而言，35 年以来美国经历了非同一般的变化。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有了反歧视之立法，也是由于女性（有时也是不分性别的）职业社团的大力推动，使得这些法律得以实施，并且对其含义做了广泛的理解。社会科学家所做的大量工作见证了妇女在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不同待遇，他们的研究也用于制定推动社会变革的计划。这些都对此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意在反映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妇女运动最初（第二波）的情况（我本人即是其中的参与者），而以运动对有关研究成果的使用以及其后的研究又如何为立法议程提供依据为焦点。本文我还将探索妇女运动发展的环境，以及妇女权利在美国的确立，着重考察妇女如何开辟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在须有专业训练的职业领域的就业机会。

〔陈 思译〕